

虎 帮

张铁树 洛 兵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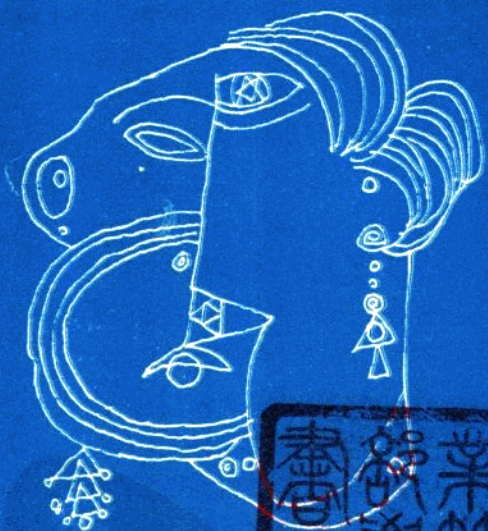


农干院 B0032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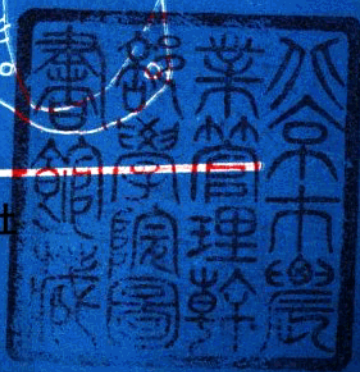
12475
298-c2

虎帮

洛张
兵铁
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虎 帮

张铁树 洛 兵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5,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7-5306-0817-7/I·730

定价: 5.15元

内 容 提 要

开放改革给社会发展带来生机。但是，T城企业家司马虎，虽说只走私黄金不走私毒品，但他所组成的“虎帮”却被国内外各种黑社会势力看中。为此我公安部门一、二号警探打入其中，瓦解各派势力，争取正义之士，终将国内外假道我国走私毒品组织一网打尽。全部故事由《虎帮》《狼烟》两部书组成。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铁飞出狱	8
第二章 千里追杀	16
第三章 西部惨剧	29
第四章 冷面杀手	41
第五章 不期而遇	68
第六章 金城探秘	85
第七章 初窥毒源	100
第八章 钟山二虎	108
第九章 义女雪飞	117
第十章 比翼“双飞”	132
第十一章 帮首聚会	147
第十二章 秘密策划	157
第十三章 别墅之欢	169
第十四章 雪飞报警	179
第十五章 箭在弦上	193

第十六章	鏖战丁城	203
第十七章	死里逃生	218
第十八章	黄虎队长	239
第十九章	山本一郎	254
第二十章	山重水复	272
尾声		285

引 子

一九××年春末夏初，瑞士的一座乳白色会议大厅里，聚集着亚洲十三国的缉毒组织首脑，在亚洲缉毒总部的主持下，讨论着如何进一步开展世界性的缉毒斗争。与会的各国官员，人人情绪高昂，语言激烈，纷纷控诉毒品贩子们的累累罪行，歌颂本国缉毒组织同毒品走私犯罪的英勇斗争。从揭发的大量事实表明，毒品贩子们早已经由国内贩运，发展到国际武装贩运，在每次缉毒行动中，警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有时还相当惨重。在世界范围内的几次大的扫毒运动中，牺牲的警方人员就有三万六千七百多名，而缉拿归案的贩毒分子却只有八千多名。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落网的贩毒分子，特别是几名最重要的贩毒分子，竟被势大财粗、手段狡猾的黑社会组织所营救、或贼走。

为了进一步唤起全世界缉毒成员国的重视，加强缉毒的实效，会议中还放映了一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扫毒行动的纪实影片。

看过电影之后，各国官员又听取了亚洲缉毒总部负责人

汤加森上校的报告。这位上校，戴上花镜，用手梳理梳理他那花白的头发，语气平和却针针见血地说：“诸位朋友，诸位先生！听了大家的发言，看了这部电影，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毒品走私已进入一个高技术时代，他们从海上、陆地、天空自由往来，无忧无虑；他们有的拥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精良的武器和先进的运输工具，为贩运毒品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我们缉毒设备最完整的国家，对他们也束手无策。相比之下，我们大多数国家的缉毒队伍的武器陈旧，通讯工具过时，缉私任务很难完成。”汤加森上校呷了一口柠檬汁，用手帕揩了揩脸上的汗水，继续说，“根据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吸毒人数已达到十二亿多人，吸毒者正朝低龄化发展，在中学里，中学生吸毒人数占校注册生的百分之五，最低年龄为十二岁。这是个多么严酷的现实啊！毒品已侵蚀到了我们下一代人的身上，如果不杜绝，世界将为毒品所统治。”说着，汤加森上校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材料，激动地说道，“贩毒集团为什么这样猖狂？因为毒品生意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这份文件表明，在美国一盎司可卡因的售价达八千多美元，为黄金价格的二十倍，哥伦比亚国际贩毒集团头目加查就拥有二十多亿美元的财产，曾雇佣过四千人的武装，保护贩运毒品。据联合国估计，目前全球每年的毒品交易款高达三千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贸易额的百分之九。先生们、朋友们，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呀！”说到这，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走向墙壁，按动电钮，墙壁上立刻现出了一幅大型世界地图，他顺手拿起一支金属

棒，在地图上的东南亚划了个圈说：“以前我们缉毒过分集中于老挝、泰国和缅甸三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区。现在，世界上的毒品生产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毒品制作商们拥有先进的化学仪器，他们可以在行进中的汽车上、飞机上、轮船生产出高质量的海洛因或可卡因。这种生产，机动性强，便于转移和隐蔽，这就给我们打击贩毒活动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汤加森上校用金属棒继续指点着地图说，“目前，世界上毒品的种植比较集中且规模较大的有四个地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玻璃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二是我们刚才讲的老挝、泰国和缅甸王国接壤的‘金三角’地区；三是西南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伊朗的新月形地带；四是中东的黎巴嫩长谷地为中心的山区。”说到此，汤加森上校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指着地图说，“此外，在拉美各国以及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肯尼亚，科特迪瓦等国，近年来也出现相当规模的毒品种植业，就连美国也成了大麻的生产大国，在这些毒品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黑社会的组织加以控制，国际缉毒组织每次派去的人员进行工作，都是有去无回，不是被暗杀，便是被他们控制的恐怖集团扣作人质，以交换投入监狱的毒品贩子，因此，每年的缉毒活动，都未能够给予他们以毁灭性打击……”。

会议一直开了三天。

在各国与会者离开会场的时候，汤加森上校留住了中国缉毒总部负责人叶剑。

叶剑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缉毒总部的代表、受国家安

全部、公安部缉毒总部的委托到瑞士参加亚洲缉毒总部召开的十三国缉毒代表会议的。叶剑对反贩毒、武装毒品走私、各国在缉毒工作中的力量装备，以及世界各毒品种植区黑社会的分布情况，就象了解自己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那样熟悉。叶剑在一九七八年从国家公安部刑侦处调出，参加中国第一届特别警官学校学习。一九八〇年中国成为国际缉毒成员国，叶剑又接受了国际缉毒警官特别训练后，正式调入国家安全局新组建的缉毒总部工作。他历次参加国际缉毒联合行动，都以卓越的战功赢得了同行们的赞颂，在他精心培育下一大批中国青年警官已成为优秀的缉毒特别警官。

叶剑同汤加森上校，在国际反毒品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来瑞士开会，由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十分紧凑，两个人未能促膝畅谈，会议刚刚结束，汤加森便留住叶剑，约他来到一间资料室，汤加森说：“这次会议太紧张了，我们没有象往常那样共进晚餐，实在抱歉。”叶剑笑笑说：“汤加森先生，这次我们没能共进晚餐，是意料中的，即便我们单独进餐，恐怕你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汤加森也哈哈一笑：“叶剑先生你还是那么幽默，那么直接了当啊！的确，将你留住，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通知贵国。”说着他从一叠文件中抽出一件递给叶剑：“叶先生，这是美国、香港和英法两国最近在缉毒中获得的情报，其中涉及到了贵国，本来贵国在国际上算得是无毒品国，所以在会议期间没有公布这份情报，因为我不想在老朋友面前说出有损贵国声誉的话。……”叶剑简单地翻看了一下文件，然后说：“谢谢你，汤

加森先生，能在各国代表面前维护我国的声誉。不过，我们历来不讳疾忌医，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一些国际黑社会组织也在乘机打我们的主意，他们假道我国走私毒品，乘开放之机偷偷开拓毒品市场；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目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贩毒组织，有的还同国际黑社会有直接联系，对这些我们将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叶剑先生，我十分钦佩贵国缉毒的决心和魄力。的确，有些贩毒集团将毒品假贵国之道进入香港、美国或西欧毒品市场，而贵国的贩毒组织也与上述各国毒品贩子有联系，并且与日本黑社会山口组挂上了钩，贵国贩毒组织购买毒品的经费不是美元、英镑、人民币，而是黄金，可见在贵国这块干净的土地上，也开始了毒品的污染。”说到这里，汤加森上校将一叠文件的副本交给了叶剑，“叶剑先生，我相信贵国，更相信你们有能力将国内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叶剑紧紧握住汤加森上校的双手，“谢谢汤加森先生，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将国内的贩毒分子铲除净尽，积极配合国际扫毒战斗……我们绝不允许一个贩毒分子，一克海洛因污染我中华大地……”说完，两人并肩走出资料室。

.....

波音七三七客机在美丽的地中海上空飞行。

地中海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就象一块翠绿色的地毯，平铺在欧洲的大地上，点缀着周围那枯燥乏味的古老城堡，显得格外秀丽诱人。此时，坐在头等仓里的叶剑，无暇观赏这美好风光，十三国缉毒首脑会议的余波还在冲击着他的脑

海，汤加森上校的谆谆话语还在耳边回响，“……我相信贵国，更相信你们有能力将国内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是啊，多么恶毒的毒品呀，多么残酷的现实啊，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重新映现在他们的眼前：

祖国南方某大城市的一条小巷里，横躺着一具尸体，经法医检验，死者是用刮脸刀片切断咽喉断气身亡的，显然是自杀。令人吃惊的是，在死者内衣口袋里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是一个吸毒者，罪有应得。”经调查这位走上绝路的年轻人是个个体户，在一次赌博时输了钱，赢家说照顾他，刺激一下神经，从一个铁盒子里拿出一支特制的烟卷让他吸，他接过烟卷点燃，吸了一口，开始并不觉什么，等吸完一支便觉恶心头晕，不过不大一会儿便觉一股清香沁入肺腑，很快透彻全身，“真舒服！”接着，赢者又让他吸了一支，立刻在他眼前出现了一种美妙的幻景，身体就象腾云驾雾一般，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种享受。从此，他成了一名吸毒者。每月挣的钱，全部进了贩毒者的腰包。最后落得倾家荡产，靠卖血的钱买毒品。家人以为他得了病，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不肯去。突然，有一天，他晕倒在地，口吐黄水，家人将他扶起，他要上厕所，结果一蹲下就拉出了带脓的黑血，家人吓坏了，强行送进医院。这时，才知道他吸毒已经很长时间了。医院里医务人员帮他戒烟，他受不了，不久便逃出医院，流落到南方，因丧失了生活能力，又无钱购买毒品，只落得个暴尸街头，含恨而去。

叶剑的眼前摆出了吸毒自杀，抢劫杀人，因吸毒铤而走

险的一叠叠案卷，他忽而掩卷沉思，忽而怒火满腔……他真想立刻回到祖国，同那些贩毒分子，展开一场绞杀战。

波音七三七已经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了亚洲上空，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了。叶剑向窗外望去，只见一朵朵白云在身边掠过，留下朵朵倩影，一片片绿洲在远处频频向他招手。

……

叶剑刚下飞机，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向中央首长汇报了亚洲十三国缉毒会议的内容，回到总部，又赶到机要室，询问一号警官打入黑帮的情景……

第一章 铁飞出狱

我国西部，大漠之中有一座高大院墙掩映在一片防沙林中。高墙上不时有哨兵巡视。

火热的太阳照得人们象在蒸笼里，喘不过气来。

今天，大墙内显得额外热闹，有的人用整桶的水冲着浑身的污泥，有的人忙着打点着简单的行装。有的人却在忙着向好友告别。

院内一座木搭的高台上挂着一幅“欢迎走出深渊，重新做人”的大字标语，一阵铃声，忙碌的人们有秩序地坐了下来。狱长高声宣读着刑满人员的名单，台底下坐着的人们一一应声着，顺序地走上了一辆敞篷卡车。

一名狱警走到卡车旁，数着被释放的人员。突然，他大声呼唤：“刘杰宏！”无人应声。狱警连呼数声，仍不见刘杰宏。他只好转身向院内搜寻，只见院墙内的一片红柳下，一个人正蹲在小沙丘旁，一边用手向沙丘上洒着土，一边嘴里叨念着“老师，徒弟走了，徒弟一定记住您的话。”

狱警急忙走到那人跟前，猛踢一脚，“喂，刘杰宏，你

不想走了？还不赶快上车。”

那人并不理睬狱警的恼怒，向沙丘磕了三个头，才慢慢地站起身来蹒跚地上了卡车。卡车缓缓地驶出了大铁门。

刘杰宏坐在卡车的角落里，他不象其他人那样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吹捧着。他想到的是到了前边的目的地——祁安镇，先洗个澡，然后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到车站买一张去T城的车票，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

刘杰宏坐在角落里随着汽车的颠簸，不由得又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和自小就要好的朋友蔡明。自己入狱后，母亲因气急生病而死。家里便没有了亲人，是蔡明每月给寄来三十元钱和一些衣物。他非常感激这位好朋友，回到家乡首先要看看他。

再有就是自己入狱后认识的一位老犯人——高铁英。他去年因肝病死去了，如今还葬在大墙内的沙丘里。在自己入狱的六年中，高铁英教给了自己很多的知识和技击之术以及做人的道理，他无以报答高铁英对自己的教诲，只有出去后好好照看一下老师唯一的儿子——高金龙。他一个人在金城，老师放心不下，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他到金城看一看，把他带在身边。

颠簸的卡车，让刘杰宏想了很多很多……

刘杰宏是在十八岁的时候，因帮助朋友“拔闯”被判刑七年，押到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的。那年他刚从市体工大队的技击班毕业，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在一个炎热的夏夜，自己的好朋友蔡明鼻青脸肿地来到面前，向他述说了

事情的经过。蔡明高中毕业后参加了驾驶培训班，结业后便给一家公司开汽车，这天中午，蔡明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群“小玩闹”喝得东倒西歪地截车，让蔡明送他们回家。蔡明没有答应，他们便恼羞成怒，对蔡明拳打脚踢，并把车钥匙拿走了。刘杰宏听完蔡明的述说，立刻火冒三丈，放下手中的书笔，穿上一件运动短衫同蔡明来到停车的地方。那群人正在摆弄着汽车。刘杰宏上前拍了一下一个人的肩头：“哥们儿，把钥匙拿出来！”那个人回头打量了一下刘杰宏，一声呼哨，其他几个人立刻围了上来。“你想拔闯，也该打听一下我王老四是好惹的吗？”说着，乘刘杰宏不注意，一个直拳冲他面部打来，刘杰宏一闪，躲过拳风，用右手刁住对方的手腕，左手一个勾拳打在对方的下巴上，那人“唉呀”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人见势不妙，立刻掏出三角刮刀围上来，刘杰宏看了看，一闪身指东打西，不一会便倒下了几个，可是刘杰宏的右脸上却被刮刀刺了一条三寸长的口子。事情没过几天，警察便以流氓斗殴逮捕了他，判了七年徒刑。而对方却没有一个受到刑事处罚。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这是后来在刘杰宏被押送到大西北的时候，蔡明含着泪水告诉他的。他无话可说，因为他无做官的父亲，更没有钱去运动。他忍了。

军人们说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军队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犯人们说监狱是他们的大学校，每一个犯人都是教师，他们在这里改造了思想，学会了技艺。

刘杰宏来到大西北，他努力让自己去适应这里的环境，

他没有象其他犯人那样吹嘘自己是如何的强硬。他瞧不起他们那些鸡鸣狗盗之技，但他总是细心聆听他们讲解偷盗时手和眼的配合。这对技击来讲是很有启发的。一些犯人也时常问起他“入宫”的原因，他不是走开就是低头不语。慢慢地这些犯人便不再理会他。

在刘杰宏所在的犯人群里，总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注意着他。这个犯人就是高铁英，是这个号的号长。也就是犯人们说的“鹰头”，犯人们都怕他那双青浊的眼睛和骨瘦如柴的双手，只要哪个犯人触犯了监规或无故殴打其他犯人，他便用那双青浊的眼睛盯你一会，如果你还不知趣，他再用那双手在你身上拍一下，被拍的人立刻会感到浑身酥软，躺在地上。后来犯人们便叫他“鹰头”或大叔。

有一次，刘杰宏生病，高铁英留下来照顾他，用小匙喂他稀饭，轻轻地拍着他入睡。刘杰宏除了小时候受到母亲这样的爱抚之外，再也没有人这样爱抚过他。可是，母亲在自己入狱一年后就死去了。他猛扑到高铁英的怀里，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和入狱的经过。在相互的信赖中，高铁英也向刘杰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高铁英是一个武术世家的子弟，不但精通高超的武功，也掌握了祖传的医术。他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便同一个小白脸跑了。他找到了他们偷情的地方，那个小白脸用下流的语言侮辱他，并当着他的面同那个风骚女人做爱，他咽不下这口气，用手术刀“剿”了那个小白脸，毁了那女人的面容。为这个，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